

論

語

詳

解

論語詳解卷十八

郝敬解

微子第十八○陪臣執國命世亂仁賢隱故微子次陽貨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名啓商王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名胥餘比干王子名封干比名干二子皆紂諸父也去遜也罪人曰奴周禮奴男子入于皐隸諍言曰諫死被殺也仁者忠愛之真心也初微子母旣生敬立爲后

復生紂而啟賢箕子勸帝立以爲嗣大史爭之謂紂
石生子貴當立而封啟于微及紂卽位無道忌微子
微子謀于箕子比干遜去事見商書紂疑箕子黨于
微子執而囚之比干諫遂殺之三子所處不同其去
畱生死紂制其命而三子隨分自盡耳非有心各執
爲一道也世或以此優劣三子孔子謂其愛君憂國
之心同皆骨肉大臣分無所逃情無所解微子寧粟
封爵不忍以猜忌之身致同氣之殘箕子義無可去
甘囚繫以企君之一悟比干義不容默寧直諫死不
忍見宗社之亡至誠惻怛之心同也或問微子何以

當去曰不去紂疑箕子比干披微子謀已也書曰我
舊云刻子王子弗去我乃顛隲是也箕子何以爲之
奴奴非箕子自爲也紂以其嘗勸先王立微子今微
子去疑將與之同逃故囚之紂不死亦將與比干同
見殺矣凡三子所爲皆天理人情之至處心毫髮無
憾書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可謂不食其言矣何容
道優劣乎或曰微子抱器歸周有諸曰有之詩云殷
士膚敏祿將于京易明夷之六四入于左輔獲明夷
之心于出門庭卽此事也當世抑或有疑微子之去
者夫子稱三仁以雪微子也或曰周旣亡商矣微子

何當受爵曰商亡非周之咎也周不取商亦亡如周之事商亦可矣文王宜取而不取武王取之而不欲獨夫死而先祀不絕賓微子而不臣何爲不受然則微子旣存商祀矣箕子封朝鮮不亦可已乎曰箕子之適朝鮮非就封也嘗自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紂死箕子慕孤竹之義遠處海濱武王不忍奪其志卽朝鮮以爲食邑若箕子肯受封有商之故地在何必海濱乎武王克商二年始訪道于箕子箕子乃言洪範首稱十二祀猶商時也娓娓數百言不及革命事亦無一語相崇獎直陳所聞爾汝相告可謂不降

其志者矣。有微子之智而不必去，無比干之死而不苟生。夫子贊易明夷之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與文王並稱其欽崇至矣。

此章之言因微子發端。時討尚在二子以身殉國。微子何當先去？詩詠殷士臣服于周，夫子亦嘗歎之矣。故傳記云：微子面縛銜璧，肉袒牽羊執茅，見武王。夫子言三仁，專爲微子明心迹也。若箕比之仁，不言可知。然處微子之地，不得不去。孟子謂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反覆諫不聽，則易位。易位莫如微子矣。使父師少師能爲伊尹，廢紂立微子，則商不亡，紂所以懷疑。

而微子所以不能一朝居也。聖人持論本乎人情。管仲不死子糾而相桓。夫子猶許其仁。而況微子乎。若夫泰伯三讓與文王事殷稱至德。武王誅紂歎未盡善。語其至者。大道無方。天運有寒暑。日月有薄蝕。各適其時。不過乎物而止。必欲聖人自立于無過之地。則已甚。已甚則窮。天地聖人所以無窮者。變而通也。此篇多記夫子處窮之事故。首殷三仁。孔子之先微子之裔也。

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奴。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脩善行仁義以自持。紂怒曰。

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剗其心○按家語
孟子比干紂諸父也史記云箕子紂親戚也鄭玄王
肅亦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爲紂庶兄按尚書箕子
稱父師比干稱少師少師旣爲諸父豈父師反爲諸
兄乎或據孟子云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故王子比
干并疑微子爲諸父非也兄之子指比干而帶言微
子之賢異于紂耳豈謂微子亦諸父邪

微國名子姓子爵通作郚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
郚公穀作微註云微子食邑在商爲畿內地至周分
屬魯今山西潞城縣有微子故城蓋微子當帝乙時

封于外紂忌之與箕子俱徙畿內○箕國名亦子姓
子爵相傳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卽今遼東榆社東南
有古箕城箕子在殷之故封無考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秋晉人敗狄于箕杜元凱謂大原陽邑有箕城今年
秋晉人敗狄于箕○比于封比地未詳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天子之士師是司寇之貳也爵下大夫諸
侯之士師士耳小官也柳下惠爲春秋名賢而官止
士師孟子所謂不卑小官也處卑賤之位一黜卽當

去至再至三而不去不已辱乎或人之問蓋譏之也
直道四語圓融而其心玩世不恭孟子謂焉能浼我
所謂南方之強也屢黜不去迹反近固是為逸民然
其量寬弘直而不倨士處無道危行言遜宜如此所
以為聖之和也此魯國先賢夫子嘗舉以教門人如
周公謂魯公之類周衰魯弱夫子遭世亂此篇詳記
其事而首舉柳下惠亦從先進之意惠三黜不去夫
子去不待三惟遲遲其行耳和而不恭君子不由也
○刑官曰士尚書舜命臯陶曰女作士古者習文史
有才識者曰士獄官為民司命必以士為之臯陶在

五臣中最爲文明觀虞書臯陶謨則知臯陶所以爲
虞士者矣官長曰師周禮士師下大夫四人其屬有
鄉士縣士方士訝士皆獄官也周衰法弛司寇專恣
士師之職始輕魯孟氏以司空兼司寇使陽膚爲士
師蓋家臣也戰國時齊蜚龜辭靈丘請士師則士師
又卑于邑宰矣舊稱柳下惠爲大夫檀弓所謂家大
夫者耳若公朝之大夫不得爲小官矣春秋時大夫
僭諸侯故家臣稱大夫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昭公二十五年夫子年三十有五。是歲魯季孫意如逐昭公。魯亂。晉政衰。山東諸侯獨齊。景公稍振。夫子適齊。景公欲用夫子。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謂孔子盛容繁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景公自謂老不及用也。待孔子者。與羣臣謀以爵祿處孔子也。孔子魯人。卽以魯亞卿位處之。力猶可勉。但年老時不逮矣。雖用焉能及。夫欲用孔子與羣臣謀。猶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其能有成乎。孔子之行。非爲季孟之間實。決于不能用之一言。嘗自謂苟有用我。期月而可。晏嬰謂累世不能究。

是浸潤之譖也。本疑孔子魯人，未肯盡心于齊，故孔子遂行，將反魯也。下五章皆以所涉歷爲序。夫子所欲有爲者，自魯以外，惟齊與楚。齊不用反魯，魯不用適楚。楚又不用復歸魯，以大記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與餽，通女樂。女子善歌舞者，歸將納之宮中也。時魯定公十二年，夫子年五十有四，由大司寇攝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懼而用犁鉏計，選女子八十人，衣文舞康樂，文馬二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語。魯君爲周道，遊觀終日。

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祭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過
衛宿于屯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師已反以告桓子桓子曰罪我以羣婢也

或曰齊人懼孔子興魯則奚爲不自用曰用則疑其
不忠于齊不用則嫉其大行于魯是以爲狡計也然
則孔子遂行何也曰豈有敵人納女子于君側而讒
妒不生者乎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尊賢也此言
不行將焉用彼相故去也或曰苟女樂不受夫子終
不去乎曰是未可知也魯惟有季氏耳季桓子用孔
子非其情也迫于陽虎公山弗擾諸人之叛而用之

定公不得而主也。故孟子云：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非定公能行也；女樂亦季桓子受之，非定公受也。魯不知有君，知有季氏；季氏亦不知有君，而知有已。孔子欲有爲于魯，則季氏可終貸乎？公祿旣去者，可不友乎？如篇內所載季氏不法事，歌雍舞八佾，旅泰山，伐顓臾之類，可以不改步乎？三月而齊人懼矣。季氏得無懼乎？季氏不去，則魯事不可爲。雖無女樂，季桓子能安孔子乎？然則三月仕于魯，何也？千載知音，無如孟氏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當時無魯三月之兆，千古誰知孔子？然則去三桓不如少

正卯何也。曰：少正卯，易去。三桓未可卒去也。史記謂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嘗考春秋魯定公之世，未嘗書殺大夫。殺大夫，春秋所惡也。世儒以是爲聖人，武而聖人，所以正朝廷，定邦國者，非以殺也。大夫有死，辟亦非大夫所得專殺。公臣而立威名，是申商之政。聖人不爲也。有問于楊雄氏者曰：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此夫子所以老于行也。○季桓子，名斯，季平子意如之子。定公五年，意如死。

桓子嗣定公十二年。夫子爲魯司寇攝相。桓子當國。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夫子欲有爲于宗國而不可得。諸侯自齊以外莫如楚。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適楚。楚有狂士者不知其姓名。迎車而歌以諷夫子。接迎也。輿車也。鳳本靈鳥。當亂世出。是其德衰微也。前者誤出。及今猶可引去。已止也。而語辭殆危也。言當知止。今仕者皆得禍也。是時楚將有白公之難。楚狂知時事日非。發危殆之言。

其人亦非苟然者。夫子下車，將禮貌之。卽禹聞善言，則拜之意。楚狂趨避，猶衛碩人永矢弗告之志也。其人雖狂，夫子未嘗非之。彼旣接輿而歌，則在輿者自當下相見，自當有言，不必聖言定爲何事也。下車自是聖人氣象，趨避自是狂者詭詭之態。與夫子無生平而迎車放歌下車，又蹇然不顧，所以爲狂。

春秋五霸迭興，齊桓公首盟諸侯。晉楚狎主齊盟，南北爭衡，百有餘年。天行之數，自北而南，三五以降，中原王氣漸銷。識者謂東南有天子氣，不自秦始矣。自秦以還，帝王多楚產。春秋重與楚王，而刪詩首南風。

終服楚王迹熄詩亡春秋作二經聖人心思所寄也
晉將亡楚將興蓋前知之不然晉密邇中原生平足
跡不入其境間關數千里適楚楚地廣民衆足以大
有爲自魯定公十二年夫子去魯迄哀公十一年返
在外垂十五年強半居陳蔡間是時陳蔡殘破不可
以爲國意常在楚也當時所以遲遲之故不可考而
檀弓稱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
冉有陳蔡之圍子貢適楚昭王以師來迎子路嘗自
言南遊于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列鼎而食重茵而
坐疑卽此時也昭王欲封孔子以書社地七百里子

西阻之時魯哀公六年也。孔子年已六十有三。是年秋，昭王卒，夫子返，遇楚狂沮溺，丈人歸志始決。向使昭王不死，子西之阻不行，夫子其能舍楚哉？世儒說春秋，謂楚爲夷狄，擯不與同，中國無稽之言也。

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楚人，好養性，躬耕自食。昭王時，楚政無常，佯狂不仕。王使人聘之，笑而不應。夫妻負釜甑，戴紕器，變名姓，隱于蜀之峨眉山。○楚辭云：接輿髡首。○莊周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

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楚國芊米姓子爵帝顓頊之裔。在帝嚳時，重黎爲火正，號祝融，以罪誅，而其弟吳回代之。吳回生陸終，陸終子六人，最少者曰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文王師之鬻熊之孫熊繹，事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卽今荊州府歸州東七里丹陽城是也。國號

荆徙封枝江故枝江亦名丹陽八傳至熊渠分立三子爲王長子康爲句亶王卽今荊州府江陵縣次子洪爲鄂王卽今武昌府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卽今德安府雲夢縣自熊渠七傳熊儀爲若敖九傳至熊胸爲蚡冒十傳熊通爲楚武王始都郢卽今荊州府城北十里古南郡紀南城是也武王之孫成王始稱楚春秋僖公元年始書楚人後爲七國滅于秦

鳳靈鳥詳第九篇楚辭云已矣哉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璚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賈誼云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之。○法言或問。君子在濫。
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喻。曰。治則見。亂則隱。鴻
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長沮_直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
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且而與其從辟_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耰_耨而不輟_耨。子路行以告。夫子憮_武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

時夫子自楚反蔡長沮桀溺丈人皆楚人也長沮以
長處沮洳之鄉名也桀溺以桀然沈溺不返名也耦
耕兩人並耕也津渡處也道路生疎故問之偶逢二
人皆隱者也子路下車故夫子代執輿當時人皆知
有孔子故長沮云世無奔走四方之人惟有魯國孔
丘其人自知津處此語甚含譏諷桀溺不問夫子者
已聞子路之告長沮也知仲由復問孔丘之徒者譏
失所從也滔滔下流貌言世運日卑往而不返也誰
指當時君相也以用也易變也變亂爲治也言舉世

皆趨于無道誰肯用爾變易者而汝也辟人謂擇主
奔波諷夫子也辟世謂隱居獨樂自謂也從辟世欲
子路效已隱也覆覆種也不輟不停也亦不告以津
處二子氣象朴直譏夫子而實未嘗不相知故夫子
聞言知其賢而悲其忘世有低回不忍去之意憮然
猶悵然鳥獸不可與同羣諷其隱居山林不與世偕
則與鳥獸同羣矣徒衆也此二語應辟人之士二語
有道謂天下順治也此二語應滔滔二語蓋有道則
仕無道則隱常也有道相忘于無事人皆可能無道
撥亂反正非聖人不能用之則行豈避無道乎沮溺

輩材具止此不能易世安得不避夫子亦云賢者避世遯同心異也聖人身隱而心存天下沮溺避世深山窮谷而已鳥獸數語仁愛之心惻然春秋宇宙真是無地可著孔子顏淵云夫子道大天下莫能容子曰回也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善其知已也情旣不忍絕人勢又不能遠舉皇皇此意誰知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使生逢盛世豈淪落至此一腔心思隱然言外不獨爲沮溺解嘲耳

按夫子周流四方所遇惟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丈人七子皆賢人尋常功名士無能望其後

塵惟聖人爲能矯其失而但云作者七人蓋不知其姓名亦不欲亟稱以長學者傲世之習也此篇所記皆聖人處亂之事其告沮溺丈人語皆憂世底蘊天運否極故繼以逸民樂官散亡窮則反本故思周公周士其十九篇則退而與諸賢共脩之窮居者也二十篇則道集帝王之大成者也生平老于行不肯自王欲爲周公與周士輔明主使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出于一所以脩春秋而黜五霸也一部論語淹貫聖人心跡自見

周禮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賈氏云二人各執一

耜耕也。古耕以牛，故冉耕，司馬耕，皆以牛爲字。而賈氏謂後漢始用牛，非也。○爾雅云：涉水處曰津。今河南裕州葉縣北十里黃城山下有流水，當適蔡之路，相傳爲沮溺耦耕。子路問津處。○執輿，執轡也。馬韁曰轡。一車四馬，馬各二轡。四馬八轡，外兩馬各以內一轡繫于輿前。御者手執惟六轡也。御者立當車中，乘者立左，侍衛者一人立右。時子路爲御，下問津，故夫子自執也。○耒，播種而以鋤平土覆之也。賈誼云：借父耒鋤，又云：鋤耒，戟耒，耒通鋤柄也。耒通耜柄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火蓐。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從而後。從夫子在途。追隨不及也。高年曰丈人。杖。拄杖也。以杖謂行以杖自扶也。荷。肩負也。蓐。芸田器也。子見夫子。問前途去者之遠近也。子路見丈人儀貌。

不常故問之丈人見子路知其從師遠遊者因責以
不務農業猶桀溺之言從辟人也。不分不辨也孰爲
夫子道路不相識也。植杖而芸插其杖于地執耒以
芸也。除草曰芸。若示以勤四體分五穀之事猶桀溺
之耨而不輟也。拱斂手致恭也。丈人年長朴直子路
聞其責已而拱立卽聞過則喜之懷與平伯末之之
也。之字莫逆于心而悚然起敬也。丈人感子路敬已
遂畱宿授餐止畱也。殺雞炊黍田家之具也使二子
出見報以敬長之禮也。明日卽止宿之明日子路越
宿無一辭而行以告夫子信丈人之獨善爲賢也。夫

子云隱者謂不仕忘世與已異也猶莊周云彼遊于方之外我遊于方之內之意夫子使子路反見致已意以答其慤慤聖人與人爲善愛人敬人之盛心也子路至則丈人已他出猶楚狂之趨避隱者固執之常態也不仕無義以下子路反而夫子言以教子路也朱子嘗見福州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是也若以爲子路語丈人行矣向誰語乎蓋子路意嘗不樂夫子之出如浮海則喜見南子往公山佛肸則不悅晨門沮溺丈人輩皆向子路語也故夫子矯隱者之偏以明已志不仕無義言士君子道德有諸已而決意趣

世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謂子路拱立。敬丈人。爲長者。丈人亦見二子。敬子路爲長者。尋常禮節。報施尚不可廢。況君臣之義。等于天地。隱居忘君。抑獨何心。所以不仕者。爲世道汙濁。自潔其身耳。若此則傲世不恭。將以名分爲土苴。廢大倫自此始。而可憂有甚于不潔身者。故君子欲仕。以盡分明。偷行君臣之義。雖世道昏濁。而忠義在人心。名分在宇宙。自不可易。豈道不行而遂忘其君乎。故昔者華士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太公誅之。傲不可長也。隱者偏執。與聖人道不同。不可以爲訓。子路好勇憤世。故告以此非。

獨曉丈人耳。前章論避世離羣不仁。其志悲而婉。所以憂民也。此章論隱居不仕無義。其辭嚴而正。所以憂君也。仁義聖人所以愛君澤民也。

不仕無義。須善理會。春秋之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本無君之世。維持世道。全仗士君子。聖人以天下爲己任。故持此論。孟子云。勞心者治人。大人之事。天下之通義也。無君子立朝。尊主庇民。冠履之義。誰爲維之。若鄙夫患失。輩槩以其仕爲行義。非聖人之意。丈人沮溺。自是英賢。故行義爲君子言也。不然。當世豈少公卿大夫乎。旣曰行義。又曰道不行。已知之。

行義卽不必行道也。道行而仕卽君臣之義。行道不行而君臣之義亦未嘗去懷。夫子雖不仕而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已知之矣。有二意。一不以君舍我而忘君。一雖不行而猶庶幾也。大抵聖賢以民物爲體。其造就機括。惟在君臣一倫。故位者聖人之大寶。然丈人輩不仕爲無義。而曾點漆雕開不仕又與之何也。曾點漆雕開養其志以有待也。丈人輩決志長往者也。凡聖門諸子。大義素明。雖子路有愠見求之之歎。而志存爲邦。問事君。問政與隱者輩殊趣。皆聖教所漸也。士苟忘世。必至長傲。聖教以明倫爲

本非不潔身。而不至廢倫。隱者所欲在潔身。其忘君也如遺。其憤世也如讐。流爲巢許陳仲。無親戚君臣上下。是以亂也。如下章逸民亦隱者。而其見達。隱者廢倫。而逸民全倫也。佛老得罪于聖人。爲其廢倫素隱耳。故作者七人行非不高矣。未嘗是之。稱爲作者而不述其名。不與夷齊諸君子并列。爲其不可以訓也。故下章卽繼以夷齊諸人。

丈人猶長者。積尺爲丈。丈長也。漢書註云。丈人莊嚴之稱也。春秋傳云。能左右之曰以杖。杖自扶也。任在肩曰荷。手持杖而肩荷篠。非以杖荷之也。篠字書

作被與耒通鋤類兩手共曰拱老子云雖有拱璧孟
子云拱把之桐梓兩手合持也玉藻云頤雷垂拱俯
身沓手也家語云師襄避席葉拱兩手薄心也拱而
立致恭也聞丈人言而致恭故丈人亦感其恭而以
二子見答敬長之禮也夫子使子路反見答丈人館
穀也禮受尊者賜則有往拜教子路反見不言拜而
言見禮殺于尊者也○芸耘通除草也詩云或耘或
耔呂覽云凡禾之患不俱生俱死是以先生者米糞
後生者爲糞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先生曰兄
後生曰弟○雞見前篇○黍暑也種必俟暑先夏至

三十日種。孟子云：貉五穀不生，惟暑生之，或謂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陽氣生，遂名黍谷。事本附會，而可證黍字之義。○月令：五穀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此以五氣所宜爲五也。周禮：職方氏：楊荆宜稻，青宜稻麥，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謂黍稷麥也；兗宜四種，謂黍稷稻麥也；豫宜五種，謂黍稷菽麥稻也。此五穀之正也。周禮：豕宰三農生九穀。鄭衆註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爲九。鄭玄云：無秫與大麥。有粱苽也。膳夫饋食有六穀：稌、黍、稷、粱、麥、苽。據禮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梁鴈宜麥魚宜苽爲六也。崔豹古今註云稻之黏者爲糯。稷之黏者爲秫。說文云禾嘉穀木旺而生金旺而死。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黍禾屬稂稻屬稷五穀之長。粟嘉穀之實也。爾雅云粢稷也。稌稻也。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蔬果之屬助穀二十。爲百穀。愚按米精良者曰梁。傳云膏粱是也。穀高大者亦曰梁。俗謂高粱是也。俗呼稷爲粟。而五穀通謂之粟。從其多爲名。稷長五穀最多也。穀皆謂禾。惟麥不與焉。春秋書大無麥禾。春生秋成曰禾。禾和也。得四時之

中和也。秋生春成曰麥。麥莫也。長于秋冬之間莫然而成也。凡秫稭稌宜水之種皆謂稻。稻治也。滔然而濕也。凡黍稷菽麥宜陸之類皆謂粱。粱亮也。亮然而高也。粟夏熟曰黍。黍暑也。暑月熟也。秋熟曰稷。世謂稷爲粟。粟肅也。詩云。旣齊旣稷。稷亦肅也。與儀禮尸諤速之諤通。秋氣嚴肅也。稻黍稷麥菽五穀各以類細分。如農家所云每穀何止二十種。百亦不足矣。言百舉大數耳。若蔬果之實豈可以爲穀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講

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子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節行超軼之稱逸猶逃也無位曰民重倫行義失位而爲民者也伯夷叔齊以國相讓諫伐而逃以全君臣父子兄弟之倫終身不仕故首稱逸民虞仲周大王次子與其兄太伯處父子兄弟嫌疑之間能以國讓而遠逃蠻荒開東吳之業故曰夷逸後繼太伯爲吳君故雖逃而不與夷齊同稱民也朱當作講書云講張爲幻卽陽狂也朱陽也詩云我朱孔陽張開設也陽爲開張而內實堅介柳下惠三公不易汙

君小官不辭與鄉人處不偕去少連東夷之人夫子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愛其人守禮如此而外爲譎張以混俗與下惠同也下惠旣仕少連亦嘗仕者故亦不稱民不去故亦不稱逸夷齊生虞仲後而居先者以爲逸民之正也虞仲先惠連者虞仲之逸尤關大倫也曰逸民曰夷連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子曰以下記天子評論之辭志以心言身以行言不事王侯不降其志也不食周粟不辱其身也其伯夷叔齊之謂與者言惟二子足以當之也柳下惠少連譎張

不恭其志降其身辱迹與逸民相反然言發乎志志雖降而言中有倫理非涇渭不分也行出乎身身雖辱而行中有思慮非去就不明也言行爲樞機榮辱之主也樞機旣密則雖降而不降雖辱而不辱賴有此耳所以謂之譎張也而已矣者較夷齊微不及之辭虞仲遠竄隱居蠻荒舍中國文物之鄉而習爲蠻語似乎言無倫行無慮者而其處父子兄弟嫌疑之迹斷髮羸身示不復用此其中有清焉雖廢棄禮法而所全者大此其中有權焉權以通變故爲夷逸行與夷齊侔也廢猶前章廢倫之廢此以廢求全故曰

權也。五子志行不同，皆人倫高標，非避世潔身，亂大倫者比。然奇行瓌節，非用氣不振，非作意不奮，用氣卽不無偏作意，卽未忘我名節，立而應未圓。此中蓋有則焉。凡靜躁殊軌，取舍異途，行有萬變，道惟兩端。曰可，曰不可而已。所是曰可，所否曰不可。兩者相乘，有可因有不可，有不可因有可。若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也。則猶法也。詩云：彼求我則。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卽從心不踰之矩也。用舍行藏各有自然之法，則在我者不言而喻。故曰：我則也。異于是猶孟子云：姑舍是也。指可不可，約五子之行而言也。無可

不可之謂中無不以迹以心不以事物以義理猶
言無意必固我無信果適莫也蓋可不可者事物之
定則凡事物究竟未免有可有不可而聖人制事宰
物之衷初未嘗拘于可不可之一方惟因時勢理數
通變順應我常居象先不操一毫成心于胸臆所謂
大本立達道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如鑒
空衡平自然之天則焉能有此尺度乎漢
袁宏云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古
今所同無中立之地有結髮纓冠老而不退者溺于
狗人亦有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果于忘世矯枉過

直憤世嫉俗人爭以爲高士范曄謂有不譚此者則
云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其風愈往其習愈偏如丈
人沮溺輩浮慕逸民而其究芻狗名法亡君臣上下
潔身廢倫故士貴審則也惟聖人從容中道不偏不
倚豁然自適于易簡之途以示士林之弘軌躊躇涼
涼隘與不恭聖人不由也禮云人情者聖人之國不
近人情不可爲則故曰以人治人其則不遠人情卽
是天理君臣父子長幼卽是聖賢潔身易無道之準
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聖人每自敘極平易而微妙玄通不可擬故曰解則

行舍則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何思何慮吾道一以貫之此也五子高世絕俗刻意尚行都向此中銷融道德之極至也記者記此千篇終爲人物之軌神化之宗佛語上乘無一法可得踏襲此意

逸民以下五人三品或當世士論有此次第夫子斷之而以虞仲居惠連後者非優惠連于虞仲也惠連與夷齊志行相反故并提論虞仲可方夷齊又生夷齊前名列夷齊後者夷齊多君臣一倫沒齒爲民虞仲蹤跡頗奇較講張玩正未關大倫者高一等故序

惠連上夫子云其斯而已矣者。僅取之也。其論虞仲不以惠連較。特言其清便可方夷齊。言其權非止可與立矣。其優于惠連甚明。逸者逃散之名。五子皆生長富貴。棄祿位而逃。與素貧賤隱者不同。夷齊爲父子兄弟逃。以讓國爲君臣逃。以避周身潔倫全士行之表也。故以逸民首稱。夫子贊曰。其伯夷叔齊與者。希貴寡儔之辭。餘三子一爲夷逸。未全爲民也。一爲詩張。未全爲逸也。未可與夷齊等。故逸民獨歸夷齊。而虞仲處父子兄弟間。與夷齊頗似。但仲之讓泰伯先之。苟伯不讓。則國尤非仲有也。視叔齊承父命者。

異且夷齊逃不越諸夏虞仲逃則之夷狄矣夷齊逃
爲民虞仲逃爲吳君矣故別目爲夷逸者以高夷齊
之爲逸也惠連混俗同塵較三子卑不及格然非其
本真陽爲寬和以侮世耳如袒裼裸裎不去與伯夷
之隘虞仲之放廢相彷彿而中實介然故目爲謫張附
逸民後是士大夫之爲逸者非真逸民也大抵朝寧
與山林異軌士君子動必合則下惠儼然縉紳而與
鄉人狎有方外之習世以與逸民並稱而實非逸民
目曰謫張論曰降辱其斯而已矣而猶有取焉者爲
其汙君亦仕小官不辭猶知有事君之義視沮溺丈

人傲然忘世者爲猶賢乎云爾故此附于逸民彼但目爲隱者

夷逸朱張舊云二人姓名按漢書地理志註云夷逸竄于蠻夷而遁逃也近代有人物考云夷逸夷說諸之後甚無稽註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者不知何物子弓乃得比于孔子荀卿悖謬而王弼謂爲卽朱張者以夫子語不及爲同已亦謬也本因張與弓附會爲名字耳按朱與壽古字通用凡从朱者多以壽莊子南榮趺淮南子作南榮疇左傳鷦鷯跼蹐與公在乾侯叶作躊躊躊躇之躊或亦作

踈風俗通呼難云朱朱博物志作邾邾周禮春官甸
祝職禱牲人稠牲鄭玄讀稠作誅蓋古字諧聲朱壽
周通用故書云禱張爲幻爾雅作併張証也詩云誰
俾予美晉劉琨詩云自頃翰張文選注引楊雄三老
箴云負乘覆餗姦寇朱張古朱張侏張軒張壽張通
○我則異於是舊解則字作轉語未然蓋因上文五
子中倫慮中廢權而言則卽中也偶合曰中名然曰
則聖人所以衡人物酌古今惟有則詩云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易云乃見天則書云明哲實作則春秋傳
唯則定國毀則爲賊卽堯舜所謂中子思所謂發而

皆中之節。孟子所謂心之權度。聖之時也。猶方圓之有規矩也。有則然後可。不可有所範圍。五子不及聖人。正惟無則。聖人所異于五子。惟無可無不可。而所以無可無不可。惟其有則。若無則者。無可無不可。爲鶻突矣。我則猶言吾道也。吾道一以貫之。爲一部論語提綱。此語爲一部論語括囊。讀者未可草草異於是者。非不可五子而立異也。聖人處五子之地。亦必爲五子。但五子有偏勝。旣不降不辱。卽可以無首陽之餓。旣逸。卽可以不必夷。而譁張尤聖人所不爲。若夫出處去就二途。聖人豈能違之。五子皆有聖人之

一體而聖人居全處中，非能割而離也。不然，無可無不可，而又不可。五子自戾其旨矣。聖人所異于五子，在無可無不可。五子所異于丈人，沮溺在不降辱，而中倫慮清權。丈人諸子自謂不降辱，然其隱也非逸，其不仕也非讓，其潔身也廢倫。誰降之辱之彼亢然自潔，而有意逃名，名根猶在也。有心輕勢，勢迹未忘也。與惠連、虞仲猶隔，而況敢望夷齊乎？其行蘊偏執，其可不可無則，惟聖人從心，不過其則。論者以處事熟爽當之，如馬援稱漢高帝無可無不可，彼直豁達大度，纔謂之無不可耳。豈足語于不測之神乎？

虞仲卽仲雍姬姓字執哉雍熟食也周大王之次子大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文王泰伯知之與虞仲逃荆蠻蠻人賢而推伯爲君國號句吳虞仲斷髮文身效夷俗以示不用及泰伯卒無嗣吳人強立之春秋傳子貢對吳宰嚭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卽所謂夷逸者也虞仲三傳爲周章當武王有天下求泰伯虞仲後而周章已君吳遂封以後泰伯封周章弟于夏墟爲虞仲後亦稱虞仲祖孫同號卽虞公之始祖也○虞故夏墟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夏縣等地武王以封周章之弟爲虞公

至魯僖公二年爲晉所滅左傳疏云虞仲之孫中
國爲西吳則是句吳爲東吳也今蘇州府常熟縣虞
山有仲雍塚虞仲泉此東吳之虞也山西安邑夏縣
境中條山有虞坂蒲州有虞都故城史記吳世家謂
之北虞則是常熟之虞爲南虞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了適蔡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入於河播鼗逃武入於漢少師陽摯磬襄入於
海

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飯以下皆其僚屬干繚以
以下皆人名適往也避亂往他國也亞次也飯食也

作樂備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大師備之，或闕人，或有人未去也。王者日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天子諸侯飯以樂，備以官。魯諸侯四飯，備也。每飯各官，千繇缺三人，皆備食者。方叔武陽襄四人皆司樂者，鼓鞀鼓者，播搖也。鼗與鞀，鞀通小鼓，有柄有耳，播擊之也。鼗言兆也，作樂先搖鼗以兆衆音。大鼓繼之，衆音乃作。詩云：置我鞀鼓。秦鼓簡簡是也。河漢皆水名，入者往而不返，潛藏于其地也。

魯以諸侯僭用天子禮樂。大夫效尤，歌雍舞八佾，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舞者二人，餘皆萬於季氏比。

及定哀之季陪臣執國命陽虎從祀公朝廢常舉之禮樂官濫役于私門哀公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正樂卽所云師摯之始也摯賢而知音夫子嘗與之言樂其屬多賢者摯憤國事之非先去其屬從之固聖人俄頃之化亦國家零落之秋記者記此于季桓子受女樂與逸民之後傷魯之式微而聖道其終不行矣

白虎通云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大陰之始也○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

陽之聲大祭祀大饗帥瞽登歌令奏樂大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小師上士四人卽少師也掌教鼓鼗祝敔蕭管弦歌大祭饗登歌擊柷下管擊應鼓徹歌磬師中士四人下士二人掌教擊磬○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詳先聖遺事鼓詳十九篇磬詳十四篇○舊詩樂師皆瞽入其屬有上中下瞽三百人夫歌工有定數不可缺也顧安得世世有無目知音而賢者之多人乎古神瞽知音後世襲用其名猶善射者之皆名羿耳不然師摯以下遠涉異國其皆扶杖而往邪舜父瞽瞍豈真無目者邪未見顏色而言

其真警者邪

齊詳第六篇楚詳前章○秦出帝顓頊裔孫女脩子
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
爲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邑于秦今陝西鞏昌府秦
州三傳至秦仲十傳至秦穆公霸西戎三十傳爲始
皇帝併六國有天下二世而亡○河黃河也唐虞都
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是爲三河禹貢冀州爲帝
都卽今山西北直隸等地東西南三面阻河河千里
一曲自積石山入中國今陝西臨洮境北流轉東復

折而南約三千里抵龍門爲西河南抵華山之北復折而東爲南河過孟津卽今懷慶府孟縣又東過洛汭又東至大伾山卽今北京大名府濬縣又折而北是爲東河過降水大陸卽今順德府鉅鹿縣等地此禹貢故道所謂東西南三河者也殷三河爲畿輔地周滅殷分其墟爲邶鄘衛三國周襄王以河內地賜晉文公春秋時三河多屬晉晉分屬韓魏晉語云入河外列城五註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河外魏以河南爲河外皆黃河所經之地○漢張騫云河出西域葱嶺于闐二源唐薛元鼎云河出吐蕃西北崑崙山

元入中國使人窮訪河源出崑崙西北行更一月有泉百餘泓渙散沮洳方七八十里泥淖弱不勝人跡旁履高山下視燦如列星是名星宿海東南流至崑崙山又東北流至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境又東北流入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復轉河套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今山西蒲州與陝西韓城龍門界上通計河流至此經蕃夏九千餘里此元人之說也○漢水發源梁州有二東源出嶓冢山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西源出陝西鞏昌府秦縣始出爲潛東流至寧

羌與沔合爲漢禹貢曰嶓冢導漢東流爲漢又東爲
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滄浪水在今
承天府沔陽州古竟陵也三澨卽今漢川古江夏也
大別山名漢水入江之處在漢陽縣古夏口也○海
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而晦老子云江海以其善下
爲百谷王莊子云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又云
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
已而不虛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焉實爲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
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玄中記云天下之强者東

海之惡焦焉。水灌而不已。或作沃焦。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東。一石方厚各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名沃焦山。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初武王革商分封周公于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留相王室。而遣伯禽歸魯。此其戒命之辭。言開國承家。以忠厚爲本也。君子。謂賢諸侯也。不施。猶顏子所謂不施勞也。親。謂九族周親也。親者。免役。中庸所謂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以勸親。

親也。征役曰施，免役曰舍。周禮小宰職治民，施舍國語云：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又云：縣無施舍，言縣鄙之民均役也。或云：施當作弛，遺棄之意，亦通。不以不用也。既爲大臣，社稷倚重，乃猜疑離間，使欲用而憾不得用，非所以任賢也。故舊先世舊臣，或微時知己，大故惡逆也，棄擯去也。求備責望大過也。一人謂天子也。曲禮：君天下曰天子，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天子建國以親諸侯，恩施隆矣。爲諸侯者當厚以報主，廉以自脩，恩不可數得，寵不可常恃。苟忒成已之欲而苛索上之短，非忠臣之用心也。蓋求則瀆尊，備則

缺望情有必窮。過有難寡。諸侯而求備于天子。則大
夫亦求備于諸侯。爲人上者。不亦難乎。上下攜。則泰
道不成。親離怨棄。皆由此始。古蓋臣善則歸君。過則
歸已。如周公之事成王。遭謗而愈恭。大舜之事父母。
不得而自怨。以天下惟君親。難責備。此忠臣孝子。人
倫之至也。苟能以天王聖明視一人。而以有罪當誅。
自責。雖文王爲臣止敬。不過是矣。舊作用人解。則大
臣故舊。非人邪。旣曰不使怨。不棄。又曰不求備。意復
矣。大約四語三事。親親也。用人也。尊王也。皆以忠厚
爲本。論心非論事也。親親之事多。而獨言不施敬。大

臣之事多而獨言不使怨不以篤舊之事多而獨言
不棄奉上的事多而獨言不求備本人情易簡真切
者而言立政之本非謂法可遂廢而于不率之親不
軌之臣不肖之故舊皆可姑息也是以魯公治魯尊
賢而親親子孫式穀歷三十四傳同時大國齊滅于
田氏晉分于六卿衛亡于狄楚鬻于吳少得免者而
魯世世晏如也公以忠厚得家亦以治天下故周雖
東而綿祀八百其亡也得禍亦輕皆仁厚之遺澤也
聖門以仁爲教以禮爲治達道九經所以爲周公仲
尼之道而異于刑名功利者也故繫諸篇末師學適

齊誌魯之衰也。此章思魯之始也。衰極思治終則反本。夫子所以思變魯而夢寐周公也。

魯公爲世子與成王同學。其歸國晚。魯受封非自成王始。武王克商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周公封魯。以有事留王室。武王崩成王幼。周公遂留相。使伯禽歸魯。此周公東征黜殷伐奄建洛邑之後也。蓋周居西土距東遠。武王雖勝殷而三監作梗東海五十餘國皆叛。徐土淮夷終西周叛附不常。皆恃其遠也。封太公于齊。封周公于魯。二公親信元老骨肉重臣。託爲遠藩。故太公之齊。王命以五侯九伯之征。而齊

人遂尚功伯禽歸魯周公教以親親尊賢之道而魯人遂尚德康叔封衛周公以王命作梓材教以無胥戕胥虐引養引恬德用悅懌與此同其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蓋尊爲天子上無可以自達卑爲臣民下無可以自代惟邦君有王以專其責干上而下惟受其成有大臣以分其事干下而上惟通其意故惟諸侯可以無爲忠厚柔順乃長世之謨峻刻寡恩實速亡之道蓋是時成王幼冲諳練淺而多猜忌無逸戒譎張洛誥戒其朋享惟識物賞不明農君與憂嗣子大弗克恭過佚前人光是

周公所慮也。故教伯禽事上之道。猶詩云。虔恭在位。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意。子云。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小人之使人也。求備焉。使衆人猶難求備。而況事一人乎。凡爲人子者。勿求備于其親。則孝必篤。爲人臣者。無求備于其君。則忠必盡。記曰。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事一人而無求備。則泰交成。而未終譽矣。或曰。責難陳善。非與。曰。此非諸侯之事也。諸侯衛一人者也。人臣好招君之過。以鬻直。其罪與阿諛等。故凡納誨盡其誠。頌上彌其短。如射論中同也。惟君射中離維綱。揚觸捆復。皆釋獲衆。則否。惟君中三侯。皆

獲衆則否。故人有不善則直。惟君父之惡則否。尊尊之道然也。君至天子而極。臣自邦君而始。諸侯立于君與臣之間。惟自求備。故不敢求備于天子。天子以一人君天下。天下求備者多。故天下來于天子。備難也。天子所不能備者。諸侯代爲之備。故天子與諸侯共天下者也。諸侯之所不得求備于天子者。卽諸大夫國人之所不得求備于諸侯者也。

周公之戒子。以身先之也。成王幼而忌刻。故武庚一叛而二叔誅死。雖其不肖。當世所以處之者。似亦過當。故周公作大誥。康誥。小雅棠棣。皆垂涕泣而道之。

則成王于親親之恩寡也。公時避謗居東，二叔死，公不得預，忠而見疑。雖公亦未免有不以之憾。是時十亂諸臣猶多存者，而召公欲告老，則于故舊之誼，亦或未盡也。厲公所以彌縫匡救，慰留君奭者，卽勿求備于一人之意，而卽以之教其子。千古人臣忠信篤敬，未有如周公者矣。故論語記其辭于篇末，夫魯以文獻取重天下後世者，惟其有周公孔子也。而周公所以開國傳家者，卽孔子所以垂教天下後世者也。皆人倫之至，中庸之至德。書存金縢，大誥康誥詩存棠棣，論語載其家訓至誠惻怛之情，藹然在千古。

心而孔氏蔡仲之命誣聖人殺兄爲薄夫左袒則所云君子不施其親之謂何矣秦漢以前處士橫議侮先聖毀仁義而爲此言如謂顏氏野合生孔子孔子不識父墓殯母子五父之衢凡若此類誕罔不根達人視如觀火使周公殺兄責子以親親孔子不識父墓而教人禮義欺世罔民不孝不弟莫如周公孔子詩言論孟廢而不講可也讀周公之訓爲之拊心尚書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三子往視之見橋高高

然而上反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三子往視之，見梓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說苑伯禽歸魯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爾無以魯國驕士。」我文王子武王弟，今王叔父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吾聞之：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

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戒之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八士皆賢臣佐周興者也或云文王時人晉語云文王詢于八虞虞官名也察理任事曰士八士蓋一母四乳乳二子故齒同名亦相似卽名以表其實也伯仲叔季兄弟之序也八名四義伯通仲變叔時季行也通變時行道之大也猶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不然亦隱者逸民之流矣伯長也達通也适活通開也

初乳生二子其才通達開豁也仲中也上次曰仲突
者變而出也忽者化而隱也次乳二子其才變化舒
卷也叔少也夜者晝之息也夏者時之大也萬物休
于夜相見于夏三乳二子其才能因時顯晦也季末
也隨從也騶旋也四乳二子其才能從容周旋也備
此四者兄弟濟美壘唱旒應同寅和衷輔明主而致
盛治熙世之人倫也自古聖哲貴有通變時行之道
蕭秦否存乎遇三仁事紂八士遇文易地皆然記者
記三仁于篇首見殷所以亡也記八士于篇終見周
所以興也記沮溺丈人諸子見春秋所以亂周所以

衰也。天下國家以得人興，以不用人廢。春秋有一仲尼不能用，何尤于三仁？何羨乎八士？何怪乎沮溺丈人輩避世不返也。

八名四韻：夜音亞，與夏叶，隨通作隋，與駟叶。周禮有隋祭，音妥。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註云：「隋，垂下也。」南北爲隋，隨從之意。隋代之隋，音隨。隋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去辵，走音綽，走也。古隋隨通用。駟，本馬名。音瓜。詩云：「駟驪是騶。」通作輶，與渦并音戈。水回旋曰渦。盛膏器曰輶，與輶同。車行以膏滑其軸曰輶，齊人謂淳于髡爲炙輶，皆利行圓轉之意。

八士或謂武王時人或謂成王時人或謂宣王時人或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也尚書亦有南宮适又宣和博古圖有南仲疑卽仲突仲忽豈八士皆氏南宮邪今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塚

論語詳解卷十八終